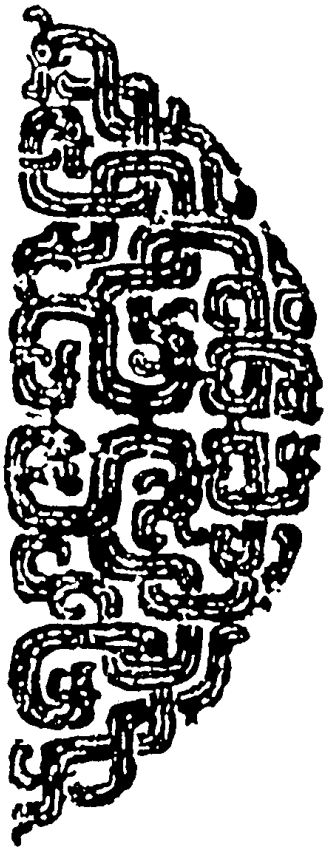


咸豐武定府志（二）

（清）李熙齡 修
（清）鄒 恒 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郡乘之作所以載郡事也而藝文又以詳事之未及詳者是故或以地傳或以人傳要皆陳土俗而道民情二南之詩三都之賦可做已若徒刪風批月繡虎雕龍摛藻非不可觀其於文獻無涉蓋闕如也讜稟古今制作依時遞次崇實汰浮錄其有關學術政事及一邑之利弊者撤六藝之芳潤豈敢臆爲去取哉志藝文

詔

除戶部侍郎李之純詔　宋蘇軾

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重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以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素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龍圖閣直學士知滄州事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爲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蹙等之用庶無虛受之譏服我訓詞以厥公議可

詔

須親征漢庶人討平竟省班師詔　宣宗

我祖宗開創洪業封建親藩所以鞏固國家奠安宗社朕以天叙嗣承大統敦厚親親至於漢王高煦事以叔父未嘗遵禮天地神明所共臨鑒而彼包蓄禍心積有年歲昔我皇祖太宗皇帝覺其潛懷異圖削其兩護衛徙置樂安州皇考仁宗皇帝友愛之誠比隆虞舜而乃忘背以德爲怨今者無故招聚無賴殺以兵器驅掠良民增充軍士搶奪官民馬匹擅放有司監繫强盜縱其爲惡與賞賜暗結都司官及軍衛有司官吏生員人等

賞與金銀等物除指揮王斌知州朱恒等爲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其餘各授一職散刀與眞定等衛軍官爲號潛結北京官員軍民俾爲內應其他姦謀不可枚舉遂致監察御史李濬奏發其事亦獻奇筴朕以至親初未之信及差百戶陳剛齎本進京誣罔先帝爰及朕躬假此弄兵聲犯闕廷究多人之言具有成跡寔欲妄覬天位謀危社稷流毒生靈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其不靸如此罪烏可容朕以祖宗付託之重國家生民之計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兵臨其境尚擁烏合之衆敢行拒抗賴天地眷祐祖宗之靈罪人斯得以親

親之故不忍棄絶令同宮眷居於北京以全始終之恩其餘同惡者明正典刑脅從者咸釋不問今已班師於戲管叔流言成周致辟淮南作孽自閼其躬大義不私於所親至仁尚從於寬典詔諸中外咸使聞知

武定府志卷二十九

疏

請代藩正封疏

明劉策

題爲代事廷議已決改正勢不容緩懇乞聖明亟命禮臣之請以正倫序以杜禍胎事臣聞天下有不可踰之名分而倒置者速敗之階人主有不可稽之明斷而遲疑者釀亂之漸今國家數年來大小臣工所爲蒿目而憂叩閽而請者非福王之國楚宗沉寃與代藩之廢立乎此皆關於宗親之大計而與國家之理亂安危相爲倚伏者也日幸宸衷天啟綸音立渙一則開國維都而奠維城之基一則肆赦湯網而慶更生之會中外臣民靡不額手聖明以爲代藩之改正亦可以次第舉矣乃靜聽日久尚稽俞旨一時人心皇皇猜疑百出臣初入境時卽欲具疏請命誠恐王心悔禍翻然改正是臣之徑情而不與成王之美也於是據禮臣之議先爲書以開導之若謂改正而出於皇上也則正名定分固以昭聖主之英斷使改正而出於王也則割愛成慈益以彰藩王之令名此其爲國計者至詳且悉而其爲王慮者亦深且遠也詎意執迷不悟而逆耳之言難開其沉溺之竅積憎成辟而天性之恩終奪於床第之私是改正

之舉斷斷乎不能得之於王也而所恃以明長幼之序杜爭奪之隙爲代藩建千萬世不拔之基者在皇上一檢發問耳乃酌議雖定改正無期得無以奸相之創例足據册封之成命難移乎此自有國家率由之舊章泰府惟憲之新例在廷諸臣言之已詳臣亦何敢掇拾以瀆宸聽惟是改正不改正之利害尚未有熟數於陛下之前者臣請爲皇上一一言之可乎蓋世子之封固不可使之冒據亦不得令其虛懸使改不改而無關於利害則猶在可典可寢之間即使利害而止關於藩王則亦屬可急可緩之際庸詎知國家之利害更有甚於代

藩之安危者何也改正則長幼定於一時本支綿於百世其關一王之帶礪尚輕也而一國之綱常定則諸宗之覬覦息其於國家之藩維不愈重乎改正則父子有底豫之期兄弟無鬩墻之禍其於一家之和氣猶淺也而敦睦及於九族協和徧於萬姓其關國家之命脉不獨深乎此其利甯獨代藩任之也不改正則百代之倫紀既蔑一國之觀望何存一人作俑猶可言也而徼倖之門既開濫觴之漸難杜尤而效之將安窮乎不改正則骨肉之嫌隙既深戈矛之相尋必至其在一國之禍猶未甚也而冠冕復既已倒置邊疆漸且開釁其爲兵革之禍不益烈乎此其害又豈獨代藩任之也譬如一家之中休戚原自相關假令長幼失序父子乖張主人翁將恣於坐視而不爲之一處置乎代王則皇上之一家也代藩之廢立則皇上之家事也皇上奈何置之度外令其相戕相傷而不思所以處置之哉說者謂代王蠱於長舌之愛而日傾其宮中之所有以賄結中涓夫前后左右利王之厚賄誠不難爲煬竈之蔽明獨計皇上亦何利焉而顧憚爲之改正也無怪乎人情之猜疑日新而日奇也向聞代王揚言於人曰改正之事惟有靜聽玉音耳臣想當年鼎湖之報名既不難駕言於定王

令日鼎莎之肖嫡又何難諉過於皇上乎一遲疑間而長左右之奸肖不韙之名無論非所以爲王計亦非皇上之所以自爲計矣況物之逆天者其終必返臣恐代王有限之力終難勝無窮之天臣又恐皇上今日不爲之改正後必有欲改正而無及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可不深長思哉此臣區區一念非但爲藩王計安危亦以國家之名分不可自代而褻越尤不可自皇上而在其褻越也祖宗之家法不可自代而敗壞尤不可自皇上而聽其敗壞也改正之舉始有萬萬不容以再緩者伏乞皇上軫念藩服之重深維利害之原亟命禮

臣之請盛正世子之封庶代藩女子兄弟各有寄宇而名正言順國家靈長之祚亦與天壤俱永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奏請節用疏　明　光懋

題爲國儲甚詘財用有限伏乞躬崇節儉以光聖德事臣等於本月日接出該司禮監傳奉聖旨內庫銀兩缺乏光祿寺銀暫取十萬兩來用欽此比時該寺之臣捧奉明旨搜括該寺素所積者將如數以進矣臣等待罪該科始聞之以爲天下之財供朝廷之用輸之外府者將以給軍國之需藏之內府者將以供乘輿之費豈至

有不足以取給於光祿哉臣等又思之光祿上以供膳羞祭祀下以備宴賞廩餼有餘而或蓄之不足而又取之似於國計不爲大妨臣等復何言哉然臣等視此竊有隱慮焉謹始者恒有不克終之念防微者將以爲杜漸之基恭儉自人主之盛節靡費爲侈心之萌芽作法於涼猶恐末流之奢也而況始其事於奢乎陛下英年睿智嗣位之初務遵理道設行儉約親撤宴輸爲十二事首謹天戒而以撙節用終焉中外臣工仰窺聖心之純聖德之厚所以保民生壽國脈者端有攸於是也何也節與不節君德修否之驗府庫盈虛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國家治忽之原咸於此乎觀之夫財用供於有司所以爲人主用也而成周式法則掌於太宰凡其用度取予一付於九式之成法故雖一尺之帛一束之芻一匙一瀹之微一燕好之私而舉不得過差焉是以侈心有所憚而不生欲心有所節而不縱非徒以惜民財裕國用亦以養人主恭儉之德而成令望耳陛下之心如水未淆如鑑未塵一垂意於節省則凡所謂謹天戒任賢能收放心納忠言等十二事均於此乎舉之矣陛下誠以此時太倉充足乎賦有常供而用無定數一歲猶不足支一歲之用大司農支持經營僅能額辦年例萬一

突有必不容已之需將何以取給乎又以光祿係內府之財既有盈餘不妨御用耶然在庫之銀接年皇上節儉寸積絲累止有此數後來大婚諸禮一皆取辦於斯今日之蓄正所以爲先事之備非無用之藏也一旦取進十萬所餘甯幾耶所餘無幾而後不節縮並其無幾者不餘矣恐將有取之外府銀庫者漸不可長也別今淮揚大水民不聊生兩浙海潮壞民田畝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不宜費取衆多一虧正用伏願收回成命禁弗即取自今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撙節不耗其財於無益之事不費其財於無用之地不施其財於無功之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則帝王克儉之德復見於今日矣

奏請建儲疏

明會稽

題爲皇儲宜訓位號未稱懇乞聖明順時册建以重國本以迓天眷以答人心事臣等竊惟臣下有所欲言而不能必行於王上此可以行可以無行者也是故一言爲忠再言爲瀆三王上有所不爲而不使得請於臣下此可以請可以無請者也是故一言爲忠再言爲忤若乃時在必請事在必行言之數而非瀆持之堅而非忤則今日之建儲是已夫皇長子夙稱岐嶷王器有歸前星之曜已輝而東宮之位未正蓋自丙戌之春以迄於今

請於閣部繼以省臺章無慮數十上矣而册立之典未奉俞旨即聖蘊淵微未易窺測而天命之眷顧方殷人心之屬望日甚此臣等相與族立而謀之披肝膽攄情悃以嘵嘵於君父之前也先此之年已當小學之期猶曰玉質尚弱有待而爲乃今已茂九齡矣徒以册立未舉儲位尚虛潛宮嬉遊不聞正道非所爲重國本安社稷也蓋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豈非以年及有識趨向宜正服習既定後將難改所爲衛翼而諭導之者當亟圖乎今夫庶人之子其父育而愛之必爲求明師擇益友早暮望其成立以期保業滋大即未及向學之年已早計其歲而預擬之教矣皇儲所任直一身家之業哉故出閣講學不容過期而不舉也顧位號未正繼照未明鶴禁徒敞宮僚虛具因不得接正人聞正言見正事行正道日宵人之與居戲玩之與共孝弟博聞之謂何修齊治平之謂何雖淵源所自仁厚所鍾以聖繼聖以哲承哲自當不類常人而上聖於穆不忘緝熙人心道心危微可懼以皇上之睿智神明猶借經筵之御而皇儲可知已顧册立未舉則出閣講學無期也講學不早則淳懿英資易移也誠斷自聖衷毅然舉行册立之後隨

出講學自是問寢有時視膳有儀侍晏有禮或遇物訓誨或出言警敏聖衷當必快愉天顏當必欣和宮幃之樂可想而見也夫天命無形占之民心方今海內喁喁思建太子遇有出自長安中者未嘗不以此首相訊也何論敷下人情亦大可見天眷於此可占二祖七宗之靈實鑒臨之此宗社無疆之福也伏願皇上仰承天意俯順人心審享國長久之源察諭教宜早之旨勅下禮部覆議舉行以慰九廟在天之靈以肇萬世無疆之業臣愚不任惓惓

為東省災傷與常濱海關係非小懇乞蠲免加額兵餉以安民心以杜不測事臣竊惟國家之患莫大於兵荒而兵荒之患單行猶易調停交徧則設措處故兵荒之變即聖世不免究之荒不以兵搖兵不以荒挫而海宇安瀾疆場稱壯猷者則拯救切而控御之機宜得也臣腐儒也蒙皇恩不次之擢置之言路臣不敢以風聞者言而以目睹者言臣省山東自春徂夏凡不雨者六閱月二麥盡枯五穀未種子子窮民不復有生之望矣至六月四日一雨而民猶熙熙望秋也鬻衣典產以給耕耘未幾而方茁之芽祇飽蝗蝻之腹臣目睹之請悉其

狀焉蝗蝻之始生也如蠅集其蓄苗也如蠶食泉湧而來勢不可禦陷以丈深之壕壑而壕壑旋盈阻以三面之籬藩而籬藩盡滿到處赤地過無留禾然此猶害在一方也不及月而前之有翼能飛矣半空有聲如風之行中天作障若雲之翳見青草而下集棄枯莖而他之樹葉皆穿穀頭盡剪所在村落擊鼓鳴金以震之而彼不為震也搖旗持杖以驅之而彼不受驅也喊聲與哭聲齊高祝辭與詛辭交致臣不忍聞且見矣而猶未已也臣自起行來時又月餘不雨而蝗子復從穴出矣無論所遺蛻禾不能成粒而價高之麥種誰肯復以供蝗口哉來春又何望乎嗟哉二東經乙卯之變死亡者無數而生存者猶喘息未定也茲復遭此災異其何以堪兼之土地鹵薄徭賦增重加以有加無已之兵餉重以不遑寧處之邊警倘堅此時而民窮思亂奢臂疾呼國家其能保無虞哉此臣所為抱杞憂憐民窮而思內患也從來策救荒者不過蠲賑二議依臣愚悃則謂賑不如蠲竊思賑之一說所費皇上者不貲轉輸而下費撫按道司之區畫者無算猶有吏胥之侵漁里甲之蚕滅而鄉村小民十不得五嘗就民情而計之與其獲望外之一二粒何如去切身之大疾苦乎今

民之所苦者無如加派兵餉一事正供之不足何堪額外之需索況東省距遼左僅一海耳於鄰之震非登萊青獨急而濟兖東獨緩也其地雖有遠近而情實無異同何登萊之免其全青州之免其半而西三府之不一議也偏肥偏瘠半榮半枯臣恐其始為半身不遂究將全體痿痺矣然而當事者已有成議臣何敢復紛紛其口但念被傷之地倍宜加憐就臣所見之切者則有霑化濱州海豐等處所聞之真者則有利津蒲臺武定陽信商河樂陵等處其他未及見聞者叩有本者撫臣亭蝗冰雹臺見一疏所列高唐清平等處具在疏中可稽

不及若晏然豫逸將恐天心益厭災異益多夫天道甚遠也即山東南京一帶屢歲災傷人心搖動盜賊生發皇上雖有德意而遠近未必盡知臣下章疏稍忠懇往往留中不下又不知幾經御覽與否卒然有警一時無措豈不可爲寒心哉然此猶未然者也惟人君爲萬國之主猶日爲衆陽之宗太陽照則萬物快睹聖人臨御則萬國瞻依自古帝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今之起居注即古左右史之官乃今皇上深居大內即有嘉言善行臣等無由傳宣史官無由紀載若但書之史册今日免視朝明日免升殿天下後世謂皇上爲何如主耶夫聲名猶其小者也臣惟人君精神必有所寄而或洩越于喜怒聲色之間輕喜必至伐性輕怒必至干和或夜飲過度或鞭朴任情則虧損聖德一則耗散元氣如此不已有傷聖躬漸褒治理此臣等所以食不下咽寢不安席日以爲憂者也夫皇上一身上關宗社下關天下後世所繫之重又如此皇上思古人艱難之言體臣等葵藿之忱自今以後昧爽視朝退即批答章奏展閱經史經筵日講俱照常舉行或法孝宗御平臺召閣部大臣面議政事或法世祖時賜御札與輔臣商確可否至于宮閣侍從凡不憚危言慤語以諫皇上者

敢請勑戶部移文山東撫按查有災傷地方將加派餉照登萊例一切全免則人之所望賑於皇上與皇上之所欲賑乎民者可以留補兵餉之乏既蠲逋賦之勞又免缺餉之憂民脫鞭朴之苦又無剜肉之悲是皇上以蠲而兼賑之用小民以蠲而受賑之實者也臣非不欲蠲賑並請也獨念一內帑耳既以餉邊又以賑民不能不爲漏卮慮矣豈臣獨爲此不情之言哉故特酌其緩急輕重而陳之倘臣言可採祈皇上熟察之下部議施行民生幸甚宗社幸甚

請朝講疏　明楊巍

書曰后克艱厥后孔子曰爲君難蓋人君位雖崇高勢雖富貴然天下至大萬幾至煩必早朝晏罷必講閱經史必親賢遠佞必畏天命必畏祖宗以至下畏人心無一時敢自暇逸方能保國保民此所以自古稱艱難也皇上自去歲靜攝至今三月一送潞王之國臣等欣欣相告以爲皇上自此視朝矣延望至萬壽聖節皇上一再視朝臣等復欣欣相告以爲皇上自此可長視朝矣乃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免朝免講猶然如故臣竊慮之臣聞變不虛生必有由召今北方地震天鼓鳴江南河涸水竭此皆非常之變當是時皇上雖日臨不遑尤恐

必忠臣也雖拂意必規凡務爲悅色甘詞以諛皇上者必佞人也雖當意必違務使精神意氣內外流通無所間隔如此則聖德日崇聖躬日健聖治日光庶天心可弭人心可定太平之業萬世無疆臣等無任懇切悚懼之至

按明室之亡實由神廟深居幾三十年大臣未嘗一接內而六部大僚外而司道郡守閣臣徃徃以員闕請補輒置不報用是萬幾曠脞權稅橫行盜賊蠭起管子有言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可弗凜諸

勑高淮求典兵柄疏　明　關揚

奏爲奸豎橫肆異常駭動中外懇乞聖明顯正國法以杜邪萌以安社稷事臣等聞國之法紀不可壞而釁孽不可開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貴肅也書曰患豈在明不見是圖貴早也我皇上英明雄斷仰憲祖宗三十餘年大小臣工凜凜奉法罔敢踰越孰意有怙寵狂悖如高淮者乃敢犯無將弄兵闕下以嘗試皇上哉夫淮假以抽稅奪民婦女掠商貨物統令家丁遍巡城堡百金以上無不括盡皇上試思高淮挾天子之威而所爲若此窮邊之民其何以堪故識者謂有高淮必無遼左此在諸臣屢屢言之臣等亦不敢具論邇乃不奉詔旨

拒違信地帶家丁三四百名擁旗鳴鼓帶劍懸弓蜂擁廣渠門外聲言欲見至尊求典兵柄此何等舉動何等景象而可見於聖明之世乎夫兵權有國之司命自古奸臣蓄蒙不軌未有不操兵柄而能成其事者我國家兵制有總兵參遊以統領之有督府巡撫以節制之而猶必聽於兵部之調發文武相控蓋以利器不可假人雖選賢與能以稱任使而猶不使專之以釁禍亂況於無命而稱兵嘗試於國門以招搖天下之耳目者哉夫淮本括不算之囊以自肥而以可賄而動之聲橫被聖天子非所以號於天下也皇上以聖人之資爲堯舜不難乃以患貧之故爲么麼所中過於寵任有奏輒允幾也豢神物而弄之掌上椎骨吮髓民莫能堪積至十餘年人人有逃死之心處處有無上之意天下宜亂而未亂者非但祖宗之德澤厚皇上之精力強也亦兵柄不移紀綱儼然奸人思竊弄而不敢爲天下欲崛起而有所不能耳若來可不召兵可私衛都門何地而可擁兵則人得藉淮爲口實以淮爲故事羣不逞之徒挾之而行其私將督府莫能制有司不敢問竊恐事變起於宇下而荆棘叢接軫也陛下獨不慮此語云有野心者不可與更勢有愚智者不可與利器皇上之於淮既假之

以利權又藉之以兵端是猶火之爲災也而膏之能無灼乎總萬萬無虞制馭而朝廷行事史册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勢必有銜天憲而握王章者宏恭石顯可爲炯鑑漢宣帝一代英主稍稍委用宦官說者謂其開大釁以禍漢室若之何不慎防其漸也往者二十七年徐希昌等請捐金假織練兵淮上以禦鹽徒皇上赫然震怒輒置之法是皇上之心卽祖宗立法之心也夫徐希昌等欲請兵於二千里之外猶不可赦淮弄兵於輦轂下而顧可宥哉且淮奉命收稅旣已無人不畏無事不行而又卜相卜命連營結陣意欲何爲人臣無將將

則必誅如淮者尚可一日容於天地之間哉伏乞皇上亟加顯戮昭臣民以申國家之法禁以消天下之邪萌社稷幸甚臣等不勝瞻越待命之至

按明太祖定鼎之初首定內侍官制且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若輩擅權古可爲戒馭之之道當使畏法勿令有功患其驕恣肯哉斯訓後之子孫不遵開國之貽謀自王振劉瑾而後迄於萬歷礦監之出毒流四海纔以魏忠賢之大姦而國祚遂與同盡卽有莊烈之沉機獨斷刈剪羣奸後仍用之布列要地前車屢覆不克一鑒雖由積習之難挽亦祖訓之頓忘也嗟乎後賢後王能兢兢守開國典型其不免於喪亂也幾希矣迄我

朝列聖相承天下若不知有宦官者誚非堯舜之世歟

星變弭災疏　明　閻　揚

奏爲星變異常修弭當亟懇乞聖明法祖宗補員缺以回天心以保治安事臣聞董仲舒論災異曰知大於小識著於微見安危禍亂各有先機圖之於小而微者其力易挽之於大而著者其功難況於因循不悟極重而不可返者哉臣待罪南臺連接邸報見福建撫臣揭開

長星紅色發響震裂星如大盤俄而爲五俄而爲一離合無常明著分崩離析之象至兩都重地所見尤異或飛行西南或突起中天又有流星數千紛紛交錯光芒燭地有聲如雷此皆載籍所未聞耳目所未睹稽之往牒止有熒惑入斗則唯陽危星孛西方則衣冠鋤柱天隳虛則土番叛至於有宋之季大星隕而小星數千隨之國事遂以不競顧形察影豈不大可畏哉伏覩我太祖高皇帝值雷震之變得物斧形石質者每臨政卽置几案以祗天戒而陰陽愆和則又徒步詣山川齋禁露坐暴日臥地又嘗諭中書省臣曰中書法度之本凡朝

廷命令政教事有不然當直言改正其諭吏部者則曰賢才不備不可成治是祖宗朝之畏天以實也固如此列聖繼統率遵斯軌故遇災警戒或召見元老至廈閣或責任庶官於外郡元首腹心臂指相使用能血脉流貫災疹不生豈易致哉我皇上近年以來獨任元輔先後數年可謂委用不疑矣然焦勞則任其撐支揭請屢寢而不下所謂密勿之臣幾不能殫其忠者有矣兩輔臣起自田間不遠數千里以應明召本謂聖恩優異庶幾少釐涓埃以圖報稱也今且半年於茲乞召對亦不報矣夫君之於民尚有萬里之遠也至元輔而言不見

信則誰人而尚有可信之日小臣於君尚有堂廉之隔也至相臣而不得一見則誰人而尚有能見之時古稱天地交則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當不如是矣陛下何憚一召對以共商此天下大計也至於吏部者佐天子遴選人材共襄治理今內而卿寺外而撫臣監司郡守缺及百員遲至二三年不補銓臣亦以不得其職求去矣乃陛下因其去則姑爲勉留及其推則仍置不理臣又不識留銓臣將欲何爲庶事誰家之事竟玩視以至此也夫陛下以不信大臣之心益輕小臣又以輕小臣之心並忽萬姓即今眼前魚肉陛下赤子而莫爲恤

明知地方奸橫而莫敢問共見天變頻仍而莫爲省皇上豈以此等舉動行已數年尚無大害之可驗乎臣不敢言往日武昌之水臨清之火慘不可言即近數日間又聞道路傳言新蔡民變戕賊縣吏天中徐尧之間嘯聚搶奪動至數千人此是何地而可一有此乎萬一乘此爲孽則河上咽喉既不可開而蕭碭災民又易爲亂此時而責之官司宮司既乏素備望之百姓百姓又非素習能遂晏然無虞耶伏祈皇上念天變之可畏鑒時事之多虞延見諸大臣面補諸外吏共事消弭諸凡可爲地方省事而萃既渙民心者一意修省則天變可回

而宗社生靈可安矣臣不勝披誠瀝血隕越待命之至

按關公尚有劾姦弁王遇桂等疏亦極切摯未能倫載謹登此二疏已足見當日立朝風節

諸臣當和衷疏　明　張　潑

題爲言路漸見清明諸臣還當和衷乞勅先後臺省諸臣各捐成心共偕大道以息爭端以佐聖天子平明之治事臣惟自古譚立朝者必以正直忠厚爲本蓋爲雷同非國家之福實見得是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苟有利於社稷生死以之要之從天下國家起見不從面我起見即意見不無偶左要以同心體國則意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已忘卽始事不無爭執至於事久論定則爭執自化正
宜忠厚相濟以出既破雷同亦融乖異苟大臣中而有
成心不化爭勝無已者臺省諸臣猶得持短長以議其
後不謂元黃之戰旣開塤篪之義罔聞水火之形先自
言路始據臣自題留以來眼見臺省諸臣無事不爭無
日不爭夫爭亦何妨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
氣千載而下固作美譚第今之所謂爭者不然始之於
爭繼之以逐終之以株連禍結如近年所傷言路諸名
臣幾無噍類思深慮遠等無遺策上自六曹九列下逮
中行推知以及於山林漸就賜環監司需次建節無不
人人講究日日推敲凡議論不我歸者咸得以乘機肆
毒得當下手不然則俟大計考選時概從禁錮之而後
爲愉快如臣同咎臣張光房等五人此何等人品何等
吏治當日品題已精臨期汚衊頓起至令其岩棲穴處
七八年不見天日嗚呼同寅協恭王事以成四海之內
莫非兄弟諸臣抑何苦操心如此出爾反爾向之陰肆
排擠者今亦明破指摘洵天道哉臣有慨於中思效匡
救但是非旣定不應再悉是非解鬬搤拳徒爲戎首區
區狂瞽謬意刻鏤之後不妨暫還和平有一事於此我
見爲可人見爲不可必有定見其不可者在堅而持之
與爭何如暫置之以俟事體之自定有一人於此我見
爲賢人見爲不肖必有眞見其不肖者在強而辨之則
爭何如姑需之以俟公論之有歸平得一分意氣省得
一番辨駁去得一個匪人免得一番擾亂天下國家之
事天下國家之人言之苟國事之有濟何必是不在人
誠千慮之一失何必非不在我謬言及此非曰敢捄正
亦自處不爭其或諒臣者以爲爲老成爲慎重爲國家
養和平之福臣之幸也其不諒臣者以爲爲偏僻爲喜
事爲諸臣導紛爭之路亦臣所不辭也有宋元祐諸人
孰非賢者假如當日蕩蕩平平以天下國家之心待天
下國家之人以天下國家之人任天下國家之事彼蘊
程諸人孰非抱匡時經濟可以計安社稷哉計不出此
而妄分爾我堅執不下全副精神不用之以戮力王室
第用之以傾陷同類致尚論者借喻於兵家以侵鄰應
敵自守此之夫鄰可侵與此亦蘊程諸人之定案也向
來殺機慘盛罪正坐侵有侵鄰之兵而後有應敵之兵
諸臣亦何怪乎至有今日今聖天子勵精圖治除大僚
百執事而外一日而下臺省五六十人庶幾望同心同
德共襄上理諸臣於此正可滌蕩肺腸嘉與更始正宜
忠厚彼此相成見無分於彼此同異耦俱期於無猜人

無分於東西南北同舟期於共濟老成者平氣以自處勿堅持成心再作清流之禍新進者平氣以處人無矯枉過甚又作同室之戈蓋是非不明則爭略明則止若此日直窮到底恐後日收拾頗難君子不盡人之情太盈亦鬼神所忌如前此攻王圖攻李三才其初何嘗不是但乘勝之過至於不能容人主張之過復至於不能自容故始於同聲相應終亦反面成讐則亦何益之有哉兄弟相鬩家無不破身心相尅人無不死人心平陂所在國事安危攸關諸臣奈何不明而熟於計也臣人微望輕言之不足為重但一腔熱血不能自禁士各有志言所欲言知臣罪臣固付之不問耳伏惟聖明採擇臣不任懇切待命之至

按明季之亡半由於諸臣之無事不爭無日不爭置國家治亂安危於不省徒以黨同伐異嘵嘵於君父之前已非吾夫子勿欺而犯之旨為之君父者見其無論鉅細朝夕抗章不能牖其聰適足滋其厭抑且視為固常毋庸深究即至大有關係者亦復概置不問矣斯時諸臣犯顏則博一日之名殊失君臣之體糾罪則快一時之憤實無邪正之分盈廷訟藪天聽茫然宰輔諫垣互相牽制欲其不亡安可得乎張公此疏切中時弊故全錄之

冲齡保護疏　明　張　瀓

題為大統纘承已定冲齡保護當嚴讒陳保身一着仰祈聖明採擇並望大臣盡心竭力以無負先帝遺命事竊念皇祖賓天方在七月之杪幾何時而又有先帝之變兩月之內再遭國喪國家能堪此多故否先帝行年三十有九強年伊始何遽不幸至於大故無亦青宮時女謁太盛虛損之病得之少年發之一旦遂不可採藥如此皇上春秋十六齡長矣血氣未定情實初開培養根本正在此日庶民之家少不近女色即十七八而婚

配亦不過一人而止帝王之子生於深宮長於婦人盈庭粉黛人盡斧斤故飲食衣服多與人異而強弱每每相懸況正坐此皇上敵體未正嗜好無屬痛念先帝之遐昇並念萬幾之勞攄天地祖宗之身諒必為天地祖宗自玉在朝諸臣猶謂皇上起居女侍恐未必皆四五十歲之人朝夕漸染外廷不得而問而臣私憂過計更進於此皇上智勇天錫連日以來捉獲多少誠當追還多少玉帶試問諸璫來歷強半皆鄭貴妃之私人不然則李選侍之近倖也不過之威頗令反側不安畏禍之極得無忍中之以色陰養太阿以為釀亂地乎問先帝

中猶以美女八人進陛乎是誠何心今人言種種訓舊智復作特憚皇上之英明故所選二女尚暫寄他所不敢遽奏未見其形先察其影願陛下留心而體察之如或事無影響微臣一片苦心亦付之風聞如果事體昭彰衆口難掩雷霆一震宮禁自肅大創之下奸謀自息矣諸大臣受恩顧命似當於此處倍爲着力法言巽語左提右挈先保君身於强固徐致主德於清明庶幾付託深恩稍圖報稱不然而啟沃無術夾持無力猥以清庶之姿付之婦人不可知之手不記先帝彌留之際叮嚀諸大臣曰汝當輔太子爲堯舜區區乘輿步趨遂足塞此責而愉快哉然預杜亂萌須先請遠色唐太宗納李百藥之言前後出宮女三千宋英宗納司馬光之言放還宮女三百二十五人千載而下固極稱之皇上冲齡卽位室欲第一或將各宮艷冶盡數發出止留得四五十上下老實堪役之人奉侍左右貞觀治平之美譚行將復作臣不才亦願附於李百藥司馬光之後庶幾不見可欲心自不亂此亦清心寡欲之一助也然目前之所最急者尤在嚴禁進獻女子一節特勅申明永爲令典今後但有以女子進者立時處斬根本之地無正徼倖之門自消一朝廷也中宮有選嬪妃有選宮人有選況進獻則必圖其美者用之夫此物之美者必妖妖則禍必在人國武后之已事可爲殷鑒然亦幾何不見於今日哉然臣因是而有望於諸大臣者主少國疑人抱杞憂臣等倫員侍從安危大計例得與聞乃詘顏色距人千里一移宮也決在初五是以選侍而避至尊姑待初九是以至尊而避選侍乃中使催促未至諸臣再四遲疑大事糊塗若此託孤事業可知若非臺省爭執幾何不成一尊卑不明之世界哉一李可灼也罪之以孟浪則罷斥非嚴姑亮其無他則竟釋亦可乃以一年罰俸姑示調停何物么麼貴耶能徼此大臣體貌若非臺省爭執幾何不成一賞罰不明之世界哉一周朝瑞也釋之於遺詔自成先帝之德用之於登極適彰先帝之過今爭之於遺詔而不得爭之於登極而得之若非假此箝制何故一意遲回假如東閣無此一爭登極將不列款又幾何不成一用舍不明之世界哉名位既正共慶有主今日似可無言然臣等爭之於初一亦非漫無所見當先帝訃聞之始中使紛紛告言請選侍李氏素仇於新上之生母付託非人且夕恐有別故先帝誤命及此蓋以寵異李氏之故藉付託名色以爲名封之地臣等不敢遽信爲真亦不敢坐視不爲之所

故文華嚴後一爭幾成聚訟此亦臣等憂國熱腸非泛泛無據者比諸大臣顧謂臣少不更事棄置視之厥後流言徧佈揭帖抄傳長安賣嘖猶謂朔日登極可必無此所幸天開聖明事體大定諸大臣亦無終以喜事罪諸臣臣等之罪第在爭之不得辭氣不無過激如是而止耳皇上冲年少學惟在所導導之而善則善導之而不善則不善大臣長慮却顧自是萬無一失臣等惓惓之望猶與俯賜謙光略示虛懷姑將小臣逆耳之譚聊作他山攻玉之助一切宗社大計令臣等倫數臺諫猶得與聞可否若千慮間有一失臣等當與分過不然而

暗中摸索聞見幾何大臣之體面儘隆廟堂之人心益解從此緘口結舌無復有慷慨言天下事者矣非所望於顧命諸大臣也臣不任激切待命之至

劾魏忠賢疏 明 袁化中

題爲憲臣逐奸之論甚正朝廷辨惡之法宜明謹循職掌合詞共籲懇乞皇上勅下究處以銷隱禍以安人心事今天下開東虎據黔蜀鴟張我皇上以冲齡踐祚際此大難四年以來閒兵間餉幾無虛日淪地喪師無歲無之此乾坤何等時乎所恃者內外大小臣工同心同力普滅諸亂不意掖廷之內乃有大奸巨惡如掌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忠賢事皇上不爲不久矣皇上之恩寵不爲不極矣感恩圖報只合安分小心以護聖躬一切不法之事毫不萌念豈不稱真忠賢哉乃四年以來障日蔽明作威作福乘皇上之初臨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如孤雛殺內廷外廷如草菅自殺王安後而其手漸滑逐劉一燝後其勢愈熾朝野相危神人共憤其狀惡已悉具職堂官楊漣疏中臣等無容再列但斥奸逐佞言官之事今臣等不能先發而臣堂官發之臣等已抱寒蟬之愧又以爲疏上之時皇上不知何如震怒立下法司究問矣今在憲臣則責以憑臆猜忖尋端沽

直在忠賢則奚以一不置辯更見小心是何斥奸者反加不美之詞而暴橫者反來翼蔽之褒乎且辭厥之疏先下而後批答之自繼之是何王言之倒置國體之漸輕也乎臣以爲忠賢勢燄薰天觸之者焦誰敢逆其顏行今憲臣矢心報國不避權貴正大臣防微深心忠愛之大孰過於此若以蹇蹇者非忠愛則容容者爲忠愛乎灰正直之氣長奸瑣之心莫此爲甚矣況忠賢之惡外延久知特皇上未之知耳惟皇上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時而以爲小忠小信以結歡今憲臣已告之皇上矣皇上即念潛邸微勞未必不貸忠賢以不死而忠

賢則日日自懼一死之念愈深將免死之術愈工其狗黨狐羣或身失足墮其中者將其騎虎之勢難下而教猱以升木臣恐橫瑞之毒不在縉紳而在皇上矣皇上明主也試思深宮大庭之內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左右而不急爲之處也乎昔馮保在神祖初年豈遽逞不軌只以威權日重黨附日多不肯回頭後神祖春秋漸盛太阿獨持保遂隕其身命今忠賢事正與保類若不及今嚴爲裁抑恐形迹益不避而罪惡貫盈直至事敗皇上卽欲終其愛而不得忠賢卽求如保之下場亦不可得也臣等願陛下蚤斷之也或倣王安例幽之南

海子與室或倣盧受例置之鳳陽祖陵生殺與奪皆聖恩也卽忠賢自爲計今年已邁矣富貴極矣亦當叩頭泣請退歸田里而後已不然夜臺鬼明冤魂纍纍執簿相索忠賢將何以遁乎至傅應星等仍付法司快朝野之心洩神人之憤端在於此

劾傅櫆疏　明　袁化中

題爲科臣逞私逐賢大難已作舉國將空謹合詞直糾以昭公論事職等偶覩卽報見刑科給事中傅櫆疏論職堂官左光斗及新陞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事出非常聞者異之第兩臣之品闔朝皆知職等不必爲兩臣言也今兩臣有疏白辯甚明職等不必爲兩臣贅也惟皇上所與共國者賢才耳賢未登尚且寤寐求之矧名賢濟濟正扶危定傾之需而可任一已之私爲一網竭澤之事乎雖陰陽消長從古已然使科臣而小人也則可乃科臣亦口稱正人同心爲國奈何以一朝之忿爲決盤之計悻悻橫詆卽貽禍天下亦不顧乎心誠忍矣職等謹直述其事而責之皇上試垂聽焉初冢臣趙南星調職方司郎中鄒維璉吏部事雖破格用人不差且有往例可據業已明告君父矣吏何嫌何疑乎乃櫆以獨不得與聞爲恥遂日逼驗封司主事吳羽文而使之

行及羽文杜門維璉不安冢臣又爲之請幸邀綸綍重申乃維璉忍於違君父忍於負冢臣竟不敢同功卽步趨也櫆何忍棄孤貞抹公道甘于同鄉而捺之戈乎進退人才冢臣之職苟進不當進退不當退言官始得以議其後各有司也今維璉用而正氣生色程國祥用而世道有賴此正冢臣不循常套苦心爲國處傅櫆不與衆同其肺腸乃于維璉以竭誠爲勸駕于國祥以勇退爲議彈使二賢翩翩求去啟事之名徒勤片時之用不得無論灰冢臣任事之心于玉言申飭之旨亦甚褻矣櫆何利爲此乎至左光斗勁氣剛腸觸邪不避大有功

於世道且當先帝鼎立之時中外惶惶乃光斗首倡大義於宮中權貴欲戢至今壯之卽今位晉中台紀綱之協儆多端不次之超用有待胡樞欲舉而逐之也樞何利而爲此乎魏大中蓋世清標人倫藻鑑今之推陞吏都也人人相慶目前之計典有光乃樞又并舉而逐之也樞何利而爲此乎大抵人臣立朝原各有職掌不得以一已之意見而旁撓國是舉朝臣工自有公論又不得以一事之憤激而輕詆人賢況吏部與都察院吏科

都此皆皇上要察官員左光斗五臣皆一時難得君子今樞意既不欲五臣居此要地勢必小人據此清華畢力爭之宇宙頓見塵濁所關豈耶小者樞何不思之甚耶職等均爲風紀之臣均抱憂世之心覩此意見之忽迷不忍同類之忽戕故不避而相爲鳴鼓之攻如果職等所言不謬懇乞皇上勅九卿科道會議使其明白具奏庶邪正之途不淆偏執之私俱化將見大臣小臣各安其位國家尙亦有利哉職等不勝激切懇乞待命之至

請責成輔臣疏 明 袁化中

題爲主上之孤立可虞內外之保護宜愼更願輔臣著力遵當以佐維新之治以無負兩朝顧命事嘗聞人君一身孚毓乎天地山川統承乎祖稷宗廟而拱向盡乎四海九州是至尊至大者惟君豈得言孤但據今上所遭二帝見背兩宮早擅母儀之選未行幃講之臣未列則孑然獨立者惟皇上一人耳今雖護衛有人巡視有人但御門之日僅對臣工片時及入蹕之後大內又復淵邃誰爲皇上時飲食而後起居誰爲皇上屏冶容而節勞逸誰爲皇上述家法而率舊章臣言及此臣食眞不下咽然則左右近侍之官烏可視爲厮役而不急于選擇也乎今首輔方從哲占籍都門凡近侍中官固半屬鄉人且揆居八載其邪正賢愚必有灼見倘于此處

留神日日稽其論讀之事果有好詩書而識大體者不妨時爲獎借又夜夜查其宣宿之人果有性眞純而勤覺察者不妨倚爲保阿內外同心杜朋比而寄忠誠此正老臣扶危之妙用也庶聖躬安而天下安乎至首輔之自處則更有進者夫上之所以整肅天下者全恃乎法度紀綱輔臣代天票擬卽爲主上守紀綱法度之人故紀法所在卽人心所係倘能事事停當則輿論咸歸若事事倒置則青史羞載首輔自思在政府以來有一事不落人言後者乎是首揆之臣幾同秉承之吏有行一事不來人指謫者乎其求罷之章又似塞責之文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